

藏書

藏書親臣傳目錄五十二之五十六

〇太子一

戾太子據　太子勇

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諸王宗室二

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illegible]

宋劉義康

○外戚三
○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竇武　楊駿　○長孫無忌
○后妃四
○漢馬后　○班倢伃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附竇憲　鄧騭
晉賈后　附賈充　隋獨孤后

漢書親臣傳卷五十二

一太子

戾太子據

據之母衛后也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官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靑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

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時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

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詐
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
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呪詛上心既
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悟因是
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
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
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
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

道呪詛窮治其事皆坐誅充既知上意復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黄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宫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名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宫主及衞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

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
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爲使者收
捕充等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
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
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
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
者自有賞罰堅閉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近縣兵
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
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

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
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
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毋者猶地子猶萬
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
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
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
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
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

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

子乃下詔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戾太子既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為太子而使霍光輔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稺母少猶與久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即死賜死頃之帝閒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

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太子勇

勇小名睍地伐隋文帝纂位立勇爲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時有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疋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心疾薨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妄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

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也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約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睍地伐其阿雲相對而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其如此即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踈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

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仁壽宮徵太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以故遂敗勇既廢為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

廣為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呌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偽勅賜庶人死

○太子建成

唐高祖即位立建成為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與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

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痍叛殘破可請往
討之以自爲功建成遂請行敗黑闥于洺水于是建
成等私募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又募幽
州突厥兵三百內之宮內一日與秦王晏飲以毒酒
進王王因中毒嘔血數升扶病而歸帝來問疾因謂
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
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
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
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幷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

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
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既而元吉使壯
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
敢入而止元吉又譖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賴秦
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寇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
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
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其軍元吉
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計欲待秦王出餞
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

[illegible]如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于凶戾[illegible]
有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寶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
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
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
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狥匹夫之節忘社稷
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
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
得已乎於是定計巳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奏太白見
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王於是秦王密

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秦王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彀於是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illegible]

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

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安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

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安邇往就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忠死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太子弘　大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而廢卷曰聖

人垂訓何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大悅語侍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騁已志怨弘奏論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聞者莫

不痛之

○太子憲　亦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　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為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為長枕大衾曰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

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鬭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太子瑛

瑛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爲[illegible]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既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譖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揠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構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

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且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並廢為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

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悅諸弟不難於諸王矣

○諸王宗室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因賈誼策徙王梁景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

破而梁所殺虜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致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旣朝上

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觧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illegible]羊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

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

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
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高后時以元王子郢
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
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
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卽
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以子禮爲平陸侯富爲

休侯等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
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妙人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
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痴人
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
不謬為元王所支矣
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

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
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
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
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
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
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戍
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
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更封富爲紅侯富子

辟彊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淸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

爲庶人屏居山田光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嗣德尤好古博學

〇河閒王德

德景帝子立爲河閒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寃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笞服其
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冤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
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
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纍欷思者不可為歎
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回不食雍
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
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

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蟁蝱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郤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〇東平王蒼

蒼光武子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鬚顒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

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修禮樂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南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止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六年冬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塞

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
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舊典諸王
女皆封鄉女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
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
方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
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自歌詩並集覽焉

○楚王英

英光武子封楚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磐王氏子也
王莽敗磐擁富貲為遊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

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免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闊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

客更相牽引坐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真神人也（何神之有）秋八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書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

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
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先陰疏天下名士
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
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太半唯門下
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
色不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
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
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興等禁

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如此、帝曰、即如是、聖主

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

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此
爲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
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
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
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
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
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

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朱虛侯章

章齊悼惠王肥之次子也呂太后元年章入宿衛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

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劉章爲酒吏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
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
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
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
以罪也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

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乃以其舅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以西平關中之亂呂產等聞之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齊王聞之屯兵西界待約既而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駟鈞

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

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興居王自殺國除

○吳王濞

初高帝立其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而歸天子廢爲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

以鎮之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民無賦而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

察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病不朝。然驗問實不病也。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誅滋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宅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景帝即位。錯

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驕
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
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
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
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

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
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
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說膠西王王許之
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趙亦皆反發
兵而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
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
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
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

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
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
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
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
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
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
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
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

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吳王卽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

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
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
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
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
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
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

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巳十餘萬遂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乃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吳王兵旣破敗走丹徒保東越東越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亦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七國兵以正月起三月而破滅

○淮南王長

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等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美人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肎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美人子爲淮南王名曰長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肎拔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

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
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袖金椎往請辟
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
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
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
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
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

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令

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王
亦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
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
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
曰淮南王已不可奈何矣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皆棄市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
皆七八歲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爲我貪淮南

地邪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以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王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襃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

天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亦欲以行陰德
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
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
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
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

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之乃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太子欲遂發兵計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復有謀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復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恥之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

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初王銳欲發謀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聞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

耳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而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殺，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爲侍中

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旣矯詔殺亮瓘等或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

不軌。遂斬璨。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愍懷太子廢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謀之秀許諾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既害太子然後廢后為

太子報讐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謐黨聞之倫秀因
勸謐等害太子以絶衆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
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矣
遂廢賈后爲庶人而收捕賈謐等執張華裴頠等於
殿廷皆殺之倫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
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
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
璽綬禪位于倫遣惠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
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於是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强兵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冏獻王攸子也趙王倫時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冏大司馬加九錫冏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被徙爲中書侍郎冏主簿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

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乂又發兵攻冏矣乂武帝第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

虎冏麻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顯本以乂弱門[illegible]
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冏因[illegible]
而立成都王巳爲宰相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遂
與顒同犯京都詔以乂爲大都督距顒連戰自八月
至十月乂前後破顒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
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東海王越慮
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乂
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顒越懼難作遂收乂
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

之垂涕焉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鎮鄴城趙王倫之簒也穎發兵應冏及穎誅倫冏率衆入洛專擅威權穎入見天子卽辭出穎形美神昏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所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檄乂使就第而與顒將張方率兵伐京師乂被執穎復旋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聄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

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焉左右皆奔天子棄於豪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起兵襲鄴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穎遂爲長史劉輿所害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論者稱之司馬顒懿弟孚之孫也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齊王冏亂朝顒詭稱受密詔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潛圖害乂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

萬向洛又矯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張方將兵逼帝至長安顒選置百官自作威權東海王越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顒於是乘單馬逃入太白山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馬瞻等迎顒復知軍事永嘉初詔以顒爲司徒顒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顒并其二子顒遂亡司馬越懿弟泰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安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洛陽越以太傅錄尚書事大失衆望懷帝即位復委

敗於越越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効悲遂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馨之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以憂死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仇一時數十萬衆勒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

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紞及尚書令楊珧皆惡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

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乃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即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等皆切諫博士庾旉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勖所謀料矣帝遂大怒收旉等付廷尉攸陛辭數日嘔血而薨帝初愛攸爲荀馮等所搆故出之及攸薨帝哀慟不已馮紞曰齊王名過其實天

利口亂信

下歸之、今自覆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卓吾曰
天道好還、司馬懿之爲子孫謀、智耶愚耶、蓋眞愚而
眞不智者也

○劉義康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入也、景仁寔
引之、湛既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仗景
仁、未可摧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
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憤怒、曰使義康

毀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便
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許湛議遣人刼
殺景仁于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
帝微聞有此即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得附近宮
禁故湛謀不行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
心並經百戰諸子盛有才氣劉湛義康謂宮車若晏
駕道濟恐不復可制一日因帝疾乞召道濟入朝既
至留之累月將道還會帝疾篤義康遂矯詔召道濟
入祖道因執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皆誅之道

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之長
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矣義康
既專總朝權四方獻饋皆是上品帝嘗冬月噉柑不
佳義康遣人東府取柑果大供御者三寸許湛倚義
康之重見上亦遂無人臣禮湛善談論叙致銓理令
人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不夕不出及是驅
煽義康上意雖離而接遇猶如初也上嘗私謂所親
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
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會湛遭母憂上以義康

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幷誅其黨而遣人
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鎭豫章初殷景仁
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
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
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
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與景仁定議也及殷景仁
卒上以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
後軍長史范曄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甚爲士流所
鄙性又躁競自以才用不盡怏怏不樂吏部尚書何

聞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帝
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但二
知其如此無能爲也初魯國孔熙先父默之爲廣州
刺史以贓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
先密懷報效謂天文圖讖上必以骨肉相殘非道晏
駕江州應出天子而范曄志意不滿可與同謀太子
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令引與曄相
見熙先家饒於財與曄博故爲拙輸財曄既貪又愛
熙先文采因與熙先情好款洽熙先說曄曰大將軍

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吾子何如曄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賢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

昔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近者殷鐵一言而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爲寒心豈書籍遠事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無內

行故熈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累經義康府佐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遂成謀帝之燕武帳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驍騎將軍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熈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搦邪明日送付廷尉熈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

刑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伴以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能不作賊耶由是義康幷曄綜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藉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而母居止單陋其爲人如此